

他的志业。之前因为无人问政，所以他站出来；现在有人问政，他认为自己就可以回去做研究了。然而内战爆发，使他的希望破灭了。

1946年，闻一多在昆明街头被暗杀，成为我们一家人心中无法抹去的伤痕。7月11日，民盟负责人李公朴在昆明遇害，作为同志和朋友，闻一多悲愤欲绝，祖父15日出席了李公朴先生殉难经过报告会，公开活动谴责国民党暴行。

其实，当时的政治气氛已经非常紧张，全家人也非常担心祖父的人身安全。有一天夜里，家人都已睡下，突然听到外面有人拍门，一个学生在门外说：“闻先生，最近一段时间请你尽量不要外出。内部有消息说，你是他们的第二号目标，千万要当心。”第二天晚上，又有人来报警，让家人的担忧达到了顶点。

我祖母高孝贞是家庭妇女，对于外间的情况了解不多，但也知道形势非常恶劣。她有心脏病，那段时间更是提心吊胆。但祖父不以为意，一方面，他有他的天真，低估了对手的残忍；另一方面，他骨子里诗人的浪漫让他对生死看得不那么重。

本来那几天祖父出入都有人护送。但15日下午，他到府甬道的民主周刊社参加记者招待会，离家非常近。下午17点会议结束，参会者陆续离开，早早等候在外的我大伯闻立鹤接到父亲，一同往家走去。

那是夏天，7月份昆明的天很亮，回我们家的那条路，不是很繁华但也不偏僻，平时路上也都有行人经过，谁能想到会在这时候出事呢。在离家只有十几步的地方，枪声响了，祖父的头部、胸部、手腕都中了枪。大伯试图用身体保护父亲，

在外敌入侵、硝烟弥漫的危难之时，在师生以“跑警报”为常课的恶劣环境中，西南联大继承并发扬了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，形成了这所大学最宝贵的精神支柱——爱国主义。

他的肺部被子弹打穿了。

我父亲闻立雕和祖母、两个妹妹冲出门，祖父和大伯都躺在大街上了。大家急着把他们送往云南大学医院急救。我姑姑（闻铭）当时在场，她很不愿意提这事，说一次伤心一次：“我看着爸爸的嘴唇，由鲜红变成深红，再变成黑色；初时眼睛还能动，逐渐不行了。”

祖父去世后，除了奶奶高孝贞，我们一大家人在家里很长时间里，聊天的时候都不谈起祖父，怕祖母伤心难过。我们家里人后来提到祖父，讲的也大多是一些生活小事。比如小的时候，一家人一块吃饭，我奶奶会突然插一句“今儿这菜呀，做得淡了。要是你爷爷在，他得搁一碟盐在边上。喝咖啡要加两份糖，吃饭要蘸盐；刚回国的時候，他还把我们家屋子涂成黑的……”我祖父性格当中有某种比较极端的東西在，所以他好冲动，个性比较強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在那个时候站出来的可能就不是他。

我搜集、发现的祖父的这些新材料，远远超出了人们对闻一多的一般认知。1994年，我编著的《闻一多年谱长编》首次出版，很快成为海内外闻一多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。

## 西南联大研究与现代中国

我想从历史的角度，回顾一下西南联大的研究状况。

西南联大，我们到现在都称它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。我自己认为，它不仅仅是现代教育史，而且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座丰碑。因为它的成就，远远超过了教育本身，有很多方面的造就。

在外敌入侵、硝烟弥漫的危难之时，在师生以“跑警报”为常课的恶劣环境中，西南联大继承并发扬了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，形成了这所大学最宝贵的精神支柱——爱国主义，谱写了“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”，筑就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座永久的精神丰碑。

我们最早写西南联大，不是写西南联大的教育，而是写西南联大的政治，一二九运动，反对蒋介石，反对内战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从政治史、统战史的角度，写西南联大。后来慢慢才转化到爱国史、教育史、文学史、科技史等角度，对西南联大的功能和历史作用，全方位地进行审视和研究。

西南联大在短短八年六个月里，作为一所战时高等学府，师生们怀着抗战必胜、建国必成的信心，忍耐着难以想象的困苦，以坚毅刚卓的精神履行了教育救国、读书报国的职责。学校的根本职责是教育，这个教育落实在行动上，就是教师要教好书，学生要读好书。

在当时战火不绝、兵荒马乱、艰难困苦的年代里，西南联大的师生，展示了心系国家、民族前途的时代新人情怀，他们的心胸到底是